

• 学术随笔 •

培根的三句名言

松 鹰

—

弗兰西斯·培根有一句名言：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。

这句名言可以说众所周知，影响深远，甚至家喻户晓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由中国科协、全国总工会、团中央3家共同创办的一份科普杂志，名字就叫《知识就是力量》，并由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刊名。该刊开始是由前苏联一份同名科普期刊编译的，当初编辑部拟定的译名为《知识即力量》。根据周总理的建议，改译成了《知识就是力量》，这样更通俗易懂，也更响亮。杂志发行后“享誉天下50年，影响了几代人”，“知识就是力量”这句名言，从此成为鼓舞中国青年们努力学习，攀登科学高峰的口号。

但在培根出版的著作中，并没有“知识就是力量”这句话的原文。

通常认为，这是后人根据培根的“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”这句话提炼而成的。如宛福成先生所言：“‘知识就是力量’是培根的一句至理名言，但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这句话的原文，这是后人根据‘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’一语精炼而成的。”^[1]

“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”一语，见于培根的《新工具》（商务印书馆1984年，许宝

騄译）第8页：“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；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。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；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。”^[2]许宝騄先生的这个译法比较经典，沿用至今。国内也有学者译作“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结合为一”^[3]。笔者倒觉得，后一种译法（把Power译成“力量”，而不是“权力”）似更确切。余丽嫦先生在《培根及其哲学》中也是后一种译法。

在《新工具》第108页，培根还有一语：“通向人类权力和通向人类知识的两条路途是紧相邻接，并且几乎合二为一”，与上面的话意思是相通的。（余译：“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，而且几乎是一样的”^[4]）

由此确认培根说过“知识就是力量”这句箴言，应该说得过去。在培根的著作中，确实贯穿了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思想，包括知识是掌握自然奥秘的巨大手段，是驾驭自然的巨大力量，是治理国家和社会变革的力量，也是人类自身完善的重要手段。

换句话说，培根的至理名言“知识就是力量”是由大家公认、约定俗成的。

笔者一直也是这样认同的。偶尔也冒出个念头：培根说过‘知识就是力量’吗？

最近读到邢贲思的一篇文章，这个悬疑才

收稿日期：2008-11-25

作者简介：松鹰，四川省科普作协常务理事，国家一级作家。著有《科普学》（周孟璞、松鹰主编）、《电子英雄》、《原子风云》等；Email: sy777cn@yahoo.com.cn

顿时解开了。

“长期以来，不少关于培根的著作和论文都提到了‘知识就是力量’这个命题，但培根究竟是在哪部著作中提出这个命题的，却一概付之阙如，久而久之，人们甚至怀疑培根到底有没有提出过这个命题。不久前，我读了美国学者威尔·杜兰特（Will Durant）的《世界文明史》才知道，在《学术的进展》、《新工具》、《新大西岛》等培根的现存著作中确实没有这个命题，但在他的《沉思录》（*Meditations Sacrae*）的片断中却留下了这句话，它的拉丁文是：‘ipsa scientia protestas est’（‘知识就是力量’）。这个《沉思录》没有公开发表，所以，有的人只知道培根说过‘知识就是力量’，至于在哪里说的就不得而知了。”^[5]

伟大的培根确实说过“知识就是力量”啊！出处就在《沉思录》。

二

培根的第二句名言为：“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，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。”

这句话指出了知识传播和科学普及的重大意义，可以认为是培根第一句名言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引申和深化，在科普学和传播学上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
培根的这段话在国内被辗转引用，流传甚广——从学者书著、论文采用，到记者报道，再到大家的信口引述，以至在中学生政治试卷里都把它作为标准试题。

这里仅举几例如下。

袁清林《科普学概论》：“培根有一句名言：‘知识就是力量。’同时他又指出：‘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，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。’培根在16世纪说的话，可以说是超前地从知识产生力量的角度指明了知识传播的意义。”^[6]（《科普学概论》第1页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02年2月）

朱效民《如何认识公众理解科学》：“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兰西斯·培根（Francis Bacon）

曾说过一句名言：知识就是力量！对这句话世人多已熟知。但是人们常常忽略了，培根还有一句同样深刻的话：‘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，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。’”^[7]（《科普研究》2001年第3期第11页）

李勇《西方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文化语境研究》：“培根喊出了‘知识就是力量’的口号，并且进一步指出：‘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，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。’”^[8]（《理论界》2006年第9期）

张涵量《试论当代科学普及的新特征》：“众所周知，著名英国哲学家培根有一句名言——‘知识就是力量’。这句名言吹响了向近代科学进军的号角。培根同时强调：‘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，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。’”^[9]（《科技文化传播》151页，四川科技出版社2007年12月）

谭小琴《科学传播：我们迷失了什么》：“弗兰西斯·培根有句名言：‘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，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。’”^[10]（《科普研究》2007年第2期第67页）

2006年高二级政治科测验试题：“培根认为，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，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，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。培根这句话表明：①正确知识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；②任何知识文化都推动社会进步；③文化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文化的传播；④知识文化具有继承性。”（选择题，中学思想政治教学网 www.zz6789.com）

但笔者发现，所有引用这句话的文章，都没有注明它出自培根著述的何处，而且至今仍然是桩“悬案”。让人纳闷。如果这只是句普通的话，也就算了。但这句话的意义太重大，流传又这么广，理所当然应找到依据。所以从2007年夏天起，笔者开始追寻这句话的来龙去脉。

首先向袁清林先生求教。2007年7月10日，袁先生在电话里回复说：“记得这句话

2002年的《科普研究》有一期引用过，但记不得在哪一期了。”

后来，偶然读到尹传红采访卞毓麟先生文章（《科学情结，人文关怀——访卞毓麟》，载《科普研究》2007年第1期），提到卞引用过培根这句话。尹传红是科普作家兼资深科学记者，采访过多位科普名家。9月25日，我挂通电话同尹传红探讨。传红当时刚出差回京，证实了培根这句话最早是听卞毓麟讲的。

卞毓麟先生是著名天文学家、科普作家，他本人就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：“科普太重要了，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。”10月18日，笔者打电话给卞毓麟先生，请教此话的出处。卞先生回答：“记得当时是一本‘中译本’中引用的，但是哪一本已无据可查。”卞表示一定想法找到，并最好能找到原文出处。

两个月过去了，仍然没有线索。

笔者向中国科普研究所求助，查询2002年前后的《科普研究》有无这句话的出处。

12月3日，我刚从稻城采访回蓉，见到科普研究所王晓丽女士寄来的2001年第3期《科普研究》。在12页上见到朱效民《如何认识公众理解科学》一文，注明培根此话转引自卞毓麟的《“科普宣传”六议》一文（载《科学》1995年第1期23页）。后从网上获知，李勇文也是引用的这篇“六议”。我不禁喜出望外。

半个多月后，12月24日上午电话联系到上海《科学》杂志编辑部，一位女同志接的电话，并且查到了卞先生1995年发表的那篇《“科普宣传”六议》。可惜的是，文后没有注明出处！对方解释说：“我们是科普杂志，不是学术论文，所以没有引文，你最好找作者本人了。”

当天晚上8点左右，与卞毓麟先生再次电话交流。我说：“‘长江、黄河’的源头终于找到了，原来就在你这里！”听我说了原委，卞先生有点无奈地说：“现在比较难以还原这个出处了。”

他回忆道：“估计当时的情况，不见得是系统地读培根的书看到这句话。也许是在阅读时，看到什么书，比较随机，没有记下来自何处。但肯定是这句话。不过现在要重新找出这段话，相当困难了！”卞先生接着分析：“甚至

有这样一种可能，在培根的脑子里，可能这种思想是一个整体。形成文字的时间，甚至很难说一定在‘知识就是力量’之后。他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思想。当时这条语录究竟在哪里？可以肯定的是，我看到在一个地方，我相信我不会抄错。至于那一条本身是不是准确，我没有考证过。”

想起《科普研究》2002年第5期上有一篇文章说：“天文学家卞毓麟先生在青年时代就把培根与‘知识就是力量’相媲美的另一段名言奉为圭臬：‘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，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。’”^[6]

我明白这是卞毓麟先生的终极答案了。

搁下电话，思忖了片刻。又把手头几本有关培根的书找出来，商务印书馆1958版《培根论说文集》、1984版《新工具》，还有一本中国少儿出版社的《培根与〈新工具〉》、一本河北人民出版社的《培根传》，像寻踪探宝一样，从头至尾勘察了一遍。确实没有查到培根的第二句名言。又翻阅了一些国内的哲学史、科学史，有关培根的介绍都比较简略，也没有提到这句话。但在《培根与〈新工具〉》的“培根学术与中国学者”一节里，作者宛福成特别提到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余丽嫦教授，说她“从60年代开始致力于培根研究……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专著《培根及其哲学》，这是一部代表我国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理论著作，至今也是研究培根思想的必备书籍。”

当即在网上搜寻，查到一篇叶秀山的文章《学者的情怀》，提到余丽嫦教授早已移居香港。次日，给中国社科院哲研所挂电话，想问问叶秀山的电话，如何联系余教授。从老干部室的答复中，意外获知余丽嫦后来又重返哲研所，现在北京，已退休。我大喜过望。

12月26日上午10点半，终于电话联系上余丽嫦先生。

我在电话里，把培根的第二句名言一字不漏地复述了一遍，向余丽嫦先生求证。余的答复有点出乎意外，她肯定地说：“没有听到过这句话”，并说她在《培根及其哲学》中专门有一节谈知识的价值与功能，也未涉及这句话。

专门研究培根哲学的专家没有听说过培根的这句话！我对培根“第二句名言”的可靠性，不禁产生了一刹间的质疑。余丽嫦先生给我建议，可问问培根《新工具》的译者许宝騄，她说许老先生对培根的研究颇深。

于是，向北京的商务印书馆打听 1984 版《新工具》的责任编辑。接话人答复，不提供责编信息。我说明缘由，对方告诉《新工具》原来的责编已退休，现在的责编是徐先生。联系上徐先生，方获知许宝騄先生已经过世！最后一条重要线索就此中断。

2007 年在希冀中过去了。

2008 年 1 月 31 日，收到从人民出版社邮购的余丽嫦专著《培根及其哲学》。查阅其中涉及培根论及知识的几节，包括“知识的价值与功能”、“培根论知识的可能”等，受益匪浅，但都没有发现“第二句名言”的踪迹。

几乎同时，收到一本四川青鸾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惠赠的《科学文化传播》。其中有篇张涵量的论文《试论当代科学普及的新特征》，引用了“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，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。”引注出自邢媛的文章《试论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》（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1993 年第 3 期）。

这是一条新线索，继续追踪。2 月 28 日，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的编辑帮助查到这一期的刊物，找到了邢媛的文章。但在参考文献里没有培根话的出处，文章内也未注明。邢媛的单位为山西大学哲学系。直到 4 月 15 日，与邢媛女士联系上，邢言，“也记不起出处了。”我说了句笑话：“全中国人民都在引用这句话，但全中国人民里却没有一个人指明出处。”邢说，她也查查，并嘱我留下联系电话。

直到笔者发稿的此时，还没有新的信息。

不过余丽嫦先生给我说了一个最费劲，也许是最可靠的办法：找到十卷本《培根全集》原著（大约中国社科院或北大图书馆有），一页一页地查找。

这相当于警方破案的地毯式搜索了。

或者，有可能出处也在《沉思录》里？

三

培根还有一句名言，鲜为人知，也很少见到被人引用。

但它确实同样精彩！

这句名言是：“一个人成功的价值，并不在于他作出了某些令人惊讶的发明（尽管这些发明是有用的），而在于他在大自然的原野上燃起一点星火。”

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，一个人成功不在于他发现、掌握了知识，而在于他把这些知识传播开来。发明固然伟大，发明的传播更加伟大。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！

它的内涵其实包含了培根“第二句名言”的思想。“知识的力量……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。”

这句话后头还有进一步的发挥，全句如下：

“一个人成功的价值，并不在于他作出了某些令人惊讶的发明（尽管这些发明是有用的），而在于他在大自然的原野上燃起一点星火。这星火骤然燎原燃起炯炯火焰，照亮我们现成知识疆域的遥远边缘。这火焰愈燃愈烈，越照越远，顷刻间使自然界一切最幽邃的秘密都大白于天下。我觉得，这种人，才真正算得上是人类的救星。他是人类主宰宇宙的宣传者，自由的捍卫者，必然性的胜利者和征服者。”

著名英国物理学家、科学学奠基人 J.D.贝尔纳在《科学的科学——技术时代的社会》一书中，曾完整引用培根这段话^[7]。

在这里，培根对传播知识的人给予了崇高的评价，称他们为“人类的救星”、“人类主宰宇宙的宣传者”、“自由的捍卫者”，以及“必然性的胜利者和征服者”。

培根的第二句名言（若确认），直截了当，言简意赅。这第三句名言，则带有抒情色彩，富有激情和诗意。但两句话表述的意思，是相通的。而第三句的着重点在传播知识的人，它讴歌了那些“在大自然的原野上燃起一点星火”的英雄。

这是一曲对古往今来播火者的颂歌！

纵观人类历史，从古至今，有许多杰出人物为知识的传播作出了贡献。他们是文明的播火者。“这星火骤然燎原燃起炯炯火焰，照亮我们现成知识疆域的遥远边缘。这火焰愈燃愈烈，越照越远，顷刻间使自然界一切最幽邃的秘密都大白于天下。”

作者附记：

本文的第二段，如果单独成文题目可为“寻找培根的第二句名言”。但加上第一段和第三段内容，在“培根的三句名言”大背景下作探讨，第二段命题的背景会更清楚，对理解培根关于知识的总体思想也更为有益。因此合成了一篇文章。

如文内所记，为了查找和求证培根的一段话（“第二句名言”），费这样大的周折，值得吗？值得。引用先哲的话应有依据，是学术严谨的起码要求；如果这句话辗转流传，并包涵着闪光的思想，那就更应该知道它的来龙去脉。当全中国学人都在说培根的这句“名言”，但全中国学人都说不出它出自何处时，是不是有点

“黑色幽默”？今年6月12日在广州参加第15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时，笔者对英译专家石顺科先生谈起这个问题，石先生也饶有兴趣。我想那个“出处”或许就藏在某个印刷品的某页里，在和我们捉迷藏哩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宛福成. 培根与《新工具》[M]. 北京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01：77
- [2] 培根. 新工具 [M]. 许宝骙，译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84：8
- [3] 北京大学哲学系. 十六——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 [M]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75年
- [4] 余丽嫦. 培根及其哲学 [M]. 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7：100
- [5] 邢贲思. 培根和“知识就是力量” [N/OL]. 学习时报，[2007-3-12]. <http://book.sina.com.cn>
- [6] 庞咏. 两个科学与文学成功结合的范例 [J]. 科普研究，2002（5）
- [7] M. 戈德史密斯，A.L. 马凯. 科学的科学——技术时代的社会 [M]. 赵红洲，蒋国华，译. 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1985：255

·科普简讯·

全国最大规模少儿科普丛书出版

囊括建国60年来经典佳作的“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”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见面了。这套丛书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，是目前国内知识类别最齐全、规模最大的少儿科普丛书。

“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”由潘家铮、王梓坤、张景中、刘嘉麒4位院士任顾问，著名作家叶永烈任主编，14位知名科普作家任编委。《茵儿自传》、《偷脑的贼》、《爷爷的爷爷哪里来》等60部经典佳作全部遴选自建国60年来产生较大影响的少儿科普读物，包括少儿科普作品、少儿科学文艺作品和少儿科普翻译作品。

该丛书收录了郑作新、贾兰坡等名家作品。丛书紧紧把握“科普”二字，知识性强又趣味横生，不含任何玄幻、魔幻内容，堪称帮助少年儿童开启科学之门的“金钥匙”。丛书中首期面世的20种，一推出就受到小读者追捧，其中7种很快售罄加印。

（来源：湖北日报）